

梁遇春著：

淚 与 笑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



讀書集刊

淚與笑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

上海書店出版

淚
與
笑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泪与笑》是现代散文作家梁遇春的遗作，收作品二十二篇，据开明书店 1934 年初版本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泪 与 笑

梁 遇 春 著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1/4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J50·1 定价 0.70元

序 一

1
秋心之死，第一回給我喪友的經驗。以前聽得長者說，寫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無的，我們所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刻的部分，今日我始有感於此言。在戀愛上頭我不覺如此，一晌自己作文也是興會多佳，那大概都是做詩，現在我要來在亡友的遺著前面寫一點文章，屢次提起筆來又攔起，自審有所道不出。人世最平常的大概是友情，最有意思我想也是友情，友情也最難言罷，這是一篇散文，技巧俱已疏忽，人生至此，沒有少年的意氣，沒有情人的歡樂，剩下的倒是幾句真情實話，說又如何說得真切。不說也沒有什麼不可，那麼說得自己覺得空虛，可有可無的幾句話，又何所惆悵呢，惟吾友在天之靈最共歎息。古人詞多有傷春的佳句，致慨於春去之

無可奈何，我們讀了爲之愛好，但那到底是詩人的善感，過了春天就有夏天，花開便要花落，原是一定的事，在日常過日子上，若說有美趣都是美趣，我們可以「隨時愛景光」，這就是說我是不大有傷感的人。秋心這位朋友，正好比一個春光，綠暗紅嬌，什麼都在那里拚命，我們見面的時候，他總是燕語呢喃，翩翩風度，而卻又一口氣要把世上的話說盡的樣子，我就不免於想到辛稼軒的一句詞，「倩誰喚流鶯聲住」，我說不出所以然來暗地歎息。我愛惜如此人才。世上的春天無可悼惜，只有人才之間，這樣的一個春天，那纔是一去不復返，能不感到摧殘。最可憐，這一個春的懷抱，洪水要來淹沒他，他一定還把着生命的漿，更作一個春的掙扎，因爲他知道他的美麗。他確確切切有他的懷抱，到了最後一刻，他自然也最是慷慨，這叫做「無可奈何花落去」。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們對於一個聞道之友，只有表示一個敬意，同時大概還喜歡把他的生平當作談天的資料，會怎麼講就怎麼講，能夠說到他是怎樣完成了他，便好像自己做了一件得意的工作。秋心今年纔二十七歲，他是「齋志以歿」，若何可言，哀矣。

若從秋心在散文方面的發展來講，我好像很有話可說。等到話要說時，實在又沒有幾句。他並沒有多大的成績，他的成績不大看得見，只有幾個相知者知道他醞釀了一個好氣勢而已。但是，即此一冊小書，讀者多少也可以接觸此君的才華罷。近三年來，我同秋心常常見面，差不多總是我催他作文，我知道他的文思如星珠串天，處處閃眼，然而沒有一個線索，稍縱即逝，他不能同一面鏡子一樣，把什麼都收藏得起來。他有所作，也必讓我先睹為快，我捧着他的文章，不由得起一種歡欣，我想我們新的散文在我的這位朋友手下將有一樹好花開。據我的私見，我們的新文學，散文方面的發達，有應有盡有的可能，過去文學許多長處，都可在這裡收納，同時又是別開生面的，當前問題完全在人才二字，這一個好時代倒是給了我們充分的自由，雖然也最得耐勤勞，安寂寞。我說秋心的散文是我們新文學當中的六朝文，這是一個自然的生長，我們所欣羨不來學不來的，在他寫給朋友的書簡裏，或者更見他的特色，玲瓏多態，繁華足媚，其蘊蘊亦相當，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秋心年齡尚青，所以容易有喜巧之處，幼稚亦自所不免，如今都只是為我

們對他的英靈被以光輝。他死後兩週，我們大家開會追悼，我有輓他一聯，文曰，「此人只好彩筆成夢，爲君應是曇華招魂，」卽今思之尙不失爲我所獻於秋心之死一份美麗的禮物，我不能畫花，不然我可以將這一冊小小的遺著爲我的朋友畫一幅美麗的封面，那畫題卻好像是潦草的墳這一個意思而已。

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廢名。

序二

馭聰的一生過得很平凡，縱使不是這樣的短，恐怕也不會有甚麼希奇的花樣出來，然而在與馭聰熟悉的人，卻始終覺得這個人太奇特了。他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觀火」，我們覺得他本身就像一團火，雖然如此，但他不能真實的成一團火，只是把這一團火來旁觀——他在人生裏翻觔斗，出入無定，忽悲忽喜。十年都市的生活，把這位「好孩子」的潔白心靈染上世故人情的顏色，他無法擺脫現實，躲藏這裏頭又沒有片刻的安寧，他旁觀自己，旁觀他人，他真有所得，他立刻又放下了，他旁皇無已，他沒有「入定」一般的見道，他的所得卻是比不平凡的人多得多了。

他的情感也是屬於平凡的人的，但也沒有比這個再親切的。初次見他的人也許感

到有一點冷氣，但只要你是知道他，他會慢慢自己點着，燒熱來應付你們，我覺得他對人生最有趣味而不敢自己直接冒昧來嘗試——這解釋了他對朋友的態度。他會忽然鳴金收軍，你不要氣餒，他遲早總會降服了你，這當中使你感到未曾有過的溫情，他的法門極多，卻無一不是從內心出來，他的語言是整塊成堆的，透明的而不是平面的，真夠攪亂了你的胸懷，他走後，這印象留下，延長下去很久，馭聰的朋友們有誰不覺得受他牽引，糾纏你的心曲而無法開交呢？

他耽於書卷比誰都利害一點，他不受任何前輩先生的意見支配，他苦討冥搜，他自己就是「象罔」，這確是最能得古人精髓的人應有的本色，可惜大多數人都失去了這本色，我們隨便拿他一篇文章來看，立刻就能知道學究的話沒有進過他的門限，他口上沒有提過學問這兩個字，這樣他得了正法眼藏，但是有的到了這境界的人轉到學究那邊去了，自己關住了，他能守能攻，無征不克，他的趣味的駁雜配得上稱獭祭魚，所以甚麼東西都可在他的腦海裏來往自如，一有逗留，一副對聯，半章詩句都能引起他無數的感

想與傳會，扯到無窮遠去，與他親密的人領會這錯中錯，原諒他，佩服他，引起的同感非常曲折深邃，這的確不是非深知他的人所能知道的。

說到他的文章，時常有晦澀生硬的地方，正是在這裏頭包藏了他的深情密意，不密意是說深入的意思，這是好孩子的話——我們又像見着一個從未見過的生氣蓬勃的哲人——他把自己所見所思的，吞吞吐吐地說出，不把他當做他在給你 Confidence 的人，不會看懂，因為他就不曾想過做甚麼文章，所以他的文章是朋友們的寶藏，神氣十分像他的話匣子開起來的時候，可惜畢竟是文章，終有一個結束，總不如他本人來得生動，來得滔滔不絕，誰能想到滔滔不絕的生命之流會在他身上中斷了，這一切停住了，他到另一世界去了，在這邊留下一個不可彌補的偌大的空虛，在深夜我想起他的談笑豐姿，想起他撇下的家庭，這是一件不能令人相信的事，這是一件慘不堪言的事。

馭聰昔日常常說青年時候死去在他人的記憶裏永遠是年青的，想不到他自己應了這一句話，我們雖然不敢一定要挽留他在這悲苦的世上賴老下去，但在這崎嶇的人

生道上忽然失去這樣的一個同伴，在記憶裏的他清新的面孔，不斷給我無涯際的痛心，惆悵至於無窮期……

這樣的一個人僅僅留下幾十篇文章，結集起來算是朋友們對他做的一件事，此外再也沒有甚麼可以盡力的，我苦於無話可說，不料在他死後僅僅一年餘，居然也能寫出這篇充滿理智的文字，這也是人間世可悲痛的事。

劉國平

序 三

秋心的這本集子，在去年秋天曾經由廢名兄帶到上海來，要我們給它找一個出版家，而且「派定」我作一篇序文。但結果到今年春間這原稿還是寄回北平去了，而我的序文也就始終沒有寫，會日月之幾何，如今只落得個物在人亡了。他的死實不僅是在友誼上一個可悲的損失而已。

回憶我們在大學的時候，雖則是同級，同系，又同宿舍，可是除了熟悉彼此的面孔和知道彼此的姓名外，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來往。有時在外面碰着，不知怎的彼此都彷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望一望就過去，很少點頭招呼過，更不用說談過什麼話了。那時他所給與我的印象只是一個年少翩翩頗有富貴氣象的公子哥兒罷了。到了畢業的那一年，

因為借書的關係我纔開始和他發生交涉。記得我第一次招呼他和他攀話時他的臉上簡直有點赧紅哩。後來漸漸地熟了，我纔知道他是一個最爽快最熱忱不過的人，厥後來滬他在真茹（那時有人嘲笑地稱他爲「口含煙斗的白面教授」，其實他只是一個助教而已）而我則住在租界的中心，他鄉遇故知，自然格外覺得親熱。雖則相距頗遠，我們每星期總是要來往一次的。他是一個健談的人，每次見面真是如他自己所談的「口談手談」。有時讀了什麼得意的文章，或寫了什麼得意的文章，總是很高興地翻出來給我看，桌子上大抵堆滿了他所翻開的書本，而我當時卻幾乎是「束書不觀」的。他於書可以說是無所不讀，而且他的理解和心得是很足以使姝姝自悅的我自愧弗如了。往往在對談之際，自己自一個思想在腦子裏模糊得不能明白地表達因而口頭上吞吞吐吐覺得很窘的時候，他大抵能夠猜出我的意思而給我點破一下或竟直截地代我說了出來。那一年餘的友誼生活在我實在是平生快事。但不久他便北平去了。他之往北平，據他自己說，主要地是因為在暨南「無事幹，白拿錢，自己深覺無味」，可是到了那兒事情可又

太煩了；除了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作事外，他還要教課，而教課卻是他深以為苦的。那時他的一封來信中便有一段說到這個：

「昔 Cowper 因友人薦彼為議院中書記，但要試驗一下，彼一面怕考試，一面又覺友人盛意難卻，想到沒有法子，頓萌短見，拿根繩子上吊去了，後來被女房東救活。弟現常有 Cowper 同類之心情。做教員是現在中國智識階級唯一路子，弟又這樣畏講台如猛虎，這個事實的悲哀，既無 Poetical Halo 圍在四旁，像精神的悲哀那樣，還可以慰情，只是死板板地壓在心上，真是無話可說。」

以後頻頻的來信往往總不免訴說牢愁——也許可以說是「尋愁覓恨」罷。然而以他的氣質和學養，他卻始終保持着他的瀟灑的情趣，這也是可以從他所有的來信中看得出來的。去秋廢名兄自北平來，告訴我說他年來樣子上雖則老了一點，卻還是生氣

勃勃的，這不能不叫眼前所擺的只是些鐵板的事實而始終苦於不能超脫的我感着慚愧，羨慕和佩服。不過我讀到他後來在「駱駝草」上發表的一些文章，雖則在文字上是比以前精鍊的多而且在思想上也更爲遼密些，然而卻似乎開始染上了一種陰沈的情調，很少以前那樣發揚的爽朗的青春氣象了。尤其是最近在「新月」上看到他的一篇遺稿「又是一年春草綠」，我真嘆息那不應該是像他那樣一個青年人寫的，爲什麼這樣淒涼呢！如果我們把他的這篇文章拿來和「春醪集」中的「春朝一刻值千金」或「談流浪漢」對讀，恐怕這三年的間隔應當抵上三十年罷。難道他的靈魂已經預感到死的陰影了？

如今這個集子終於快要出版了。在所謂學問文章上，自知不足以論秋心，只好把數月前在某雜誌上發表過我所作以紀念他的一篇小文略爲刪改附在這裏，聊以表示「掛劍」之意而已。

石 民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錄

序一·····	一
序二·····	五
序三·····	九
淚與笑·····	一
天眞與經驗·····	六
途中·····	二二
論智識販賣所的夥計·····	三三
觀火·····	三三